



芝園集卷之二十三

敘目錄

榮壽什敘

壽鶴嶺楊君敘



贈左史覃湖伯父七十壽敘

壽南溪黃公七十敘

賀南湖俞公七十敘

慶宗叔南洲序

壽顧母周太安人敘

雙壽敘

壽且且翁敘

節壽敘

壽錢母徐太孺人敘

贈西岡公敘

贈後皋兄敘

芝園集卷之三十一
賀封御史毅軒胡公榮壽叙

贈小江王君七十壽叙

孫太夫人九十壽叙

壽逸庵蔣公八十叙

芝園集卷之二十三

叙

榮壽什叙

郡長公鳳峯先生母夫人壽我同宗諸生聚而議
曰夫郡縣之長群士所以齊軌而章則也某等自
注籍以來蓋未見有出一語相督課者也今公之
嘉惠諸生至隆厚矣談議理道鏡見幾玄陳說詩
書直示標的學必稱孔孟文必稱遷固一切世俗
浮靡之習罷去之以故諸博士學徒人人自奮棄
邪徑而就夷庚繼自今庶幾免於面墻之耻者皆

公之賜也發祥毓秀實自大夫人某等懼無以伸
慶祝之私柰何則相與祈於東沙氏東沙氏曰余
嘗怪三代而下功利勝而仁義之政弛也至讀漢
循吏傳見文翁之治蜀飭厲諸小吏人人得通於
學又修起學宮誘進下縣子弟每出行縣益後學
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
邑吏民由是大化蜀生至比齊魯則欽然異之謂
自秦燔詩書屠學士以來僅有此耳今觀郡長公
之政一何其相類也夫牧守之設非小寄也上達
國都下逮蒸庶簿課科條不啻蝟毛已也日斤斤

焉鈎擷鏤解之不暇又何暇輿論於道德之區藝
文之囿乎今郡長公體三物之義啓先王之途下
車之初輒規著鄉約以束編氓又肫肫課肄諸生
希尚往哲期之大道此誠非苟且一切倖免督過
者矣嘗讀公世傳知先大夫慎齋公之為人也生
有竒氣遇事個儻徧與賢士人游名隱隱起三吳
中孝弟力田喪塋必踐於禮撫愛諸子齊於已出
獨持門戶困窶矣終不忍割貲自殖僮不異業雞
犬不異食世所稱篤行長者也太夫人又以婉孌
之德作配名賢淑慎夙成溫恭維則母儀婦道標

表闕中鍾靈兆瑞以啓昌胤斯豈偶然之故哉今夫懸黎結祿明珠文貝世之所寶也然非神臯大澤蘊結靈采含茹元和則無以獻異而效其能乃今郡長公挺建治行履露海隅以紀四民非太夫人之遺澤爾耶稱頌功德於閭里猶恐後之況庠序之士乎又況諸昆弟子姓獨被物色者乎其勉圖之矣諸生唯唯而退於是不避踰越繹藻敷思各爲頌轂以效華封之祝

壽鶴嶺楊君叙

夫繒薄易裂墻薄易圯此言涼德之不宜厚享也故昌熾之休顯融之裔必有顯朴長懋者爲之先雖䟽邇纖巨不同罔不由茲數矣宜春有楊氏者宅秀江之北袁山之南靈異稽結未有表著乃代以愿懋力修行誼纍然庶姓也至鶴嶺君則剛嚴毅直益亢前人之烈睦姻卹宗不寶貲貨居常勅戒子孫諸浮靡佻健屏去之其與人無他腸而疾惡好善侃侃不回有負愿弗創者面折辱之弗能容里中父老子弟靡不憚鶴嶺君者然急難必應有鬪訟必與解紛則又欣欣言鶴嶺君乃高義庇庥里中若此也每朝暮夷猶壟畝見雲蒸霧變木

秀卉榮水泉清冽禽鳥和鳴則徘徊眷戀闕然忘
返有子七人咸振厲介特以禮義為防閑者門庭
之內敬讓以和力穡諷誦謂為恒業矣迺諸孫以
誠既成進士掌行人之職以正舉于鄉諸為博士
弟子踵跡而出者蓋未艾也已亥之春以誠出使
於閩則頓首伏謁請曰予大父砥節累行教誥孫
子不肖以狗馬之軀遭逢 聖明竊廁冠紳今大
父年及八十不肖乃奉使得過家園上卮酒為壽
者幸甚幸辱在門下敢惠微一言為大父獻之余
惟天之囿民通閼異等也然植德自曜靡有低昂

矣是故岩穴之士抱肥遯之嘉尚矢碩人之寤歌
樂泌水而耽寂飡沆瀣以頤和出無華蓋之御食
無列鼎之珍猿鶴為侶木石為鄰其初蓋甚落漠
也然而光啓來裔奮揚羽儀畫錦謁於堂下結駟
連於里門啣榮錫羨皓首稱尊此與身靳富貴者
何異哉夫奧窔之區非卉草之所蕃然而松栢滋
茂浩淼之澤非鱣魴之所育然而蛟龍興焉觀乎
此者不有以知楊氏之福履可勝旣哉以誠行三
司諸大夫乃厲登余言使歸而為壽

贈左史覃湖伯父七十壽敘

昔漢樊氏之治室也先樹漆焉人曰是惡乎及諸
既而漆成而材樊氏之宮室什器罔不飾澤賈其
所用之餘獲厚直焉夫漆非旦夕生也材不材未
可期也樹之於數十年之前而湏用於數十年之
後且有美利況於樹德者哉吾宗世居槎湖代有
隱德其初率敦朴力畎畝繼稍稍事誦讀乃茲薦
紳文學彬彬然出矣覃湖公幼負異質早失怙恃而
生產鮮薄寔倚伯氏為活與吾父葵軒公處也坐
不移榻行必負繩既長事鉛槧即亢志青雲之上
雖屢遭困躓而振厲不懈卒成進士乃今從仕幾

三十年矣而植德懋行靡有夙夜常語吾父曰夫
驕奢惡之大也偷惰禍之媒也違親而飶利是豺
狼也懷機以肆毒是蜂蠆也天之生人寔俾之衷
而異類焉同其與有幾且夫竹盛則苞木盛則蘖
斬其本根而華之枝葉庸將滋乎是以去厯遠回
惟恐弗及祿俸之餘輒以周親族之匱者或鬻之
土宅率十倍與之直伯氏坦菴公木直少諱則委
曲事之冠履服御恒有以代敝者即鄉里諸細小
相見亦偃僂為恭輒問稼穡之艱難與諸民間所
疾苦加慰勞焉人有狎侮漠不為動或欺給之者

則曰彼蝕其心而賞之甘忍與較乎故仁厚恭遜
無少壯遠近罔不稱服焉乃今行年七十而精神
宣朗視聽不蔽左右 賢王上下古今事牢所拂
逆福履未艾也諸子秉禮薦義咸有樹立而孫男
邦仕穎慧有文人且以簪纓屬之則夫公之樹德
又孰與樊氏之樹漆者哉而食德之報豈直漆之
豐材已也時徹曰以吾觀於廢興之故而知天道
之可畏也曩予之幼也吾宗未甚昌也乃諸庶姓
環廬左右各食其力姓姓然衆也今吾宗漸昌諸
庶姓乃稍稍零落瓦解者衆矣夫桐栢之墟不蔭
竒卉蛟龍之澤不育嘉魚物莫能兩盛也而況於
貴富之族哉吾是以為族人懼而又以公之樹德
為吾族人勸也

壽南溪黃公七十敘

東沙子曰予嘗讀循吏傳見夫豈弟博太平易近
民如恭寬之流皆以昭治行而獲寵秩迺今於南
溪黃公疑焉公之為岳州也以勤集事以禮止賅
以儉羸委以德馴醜是古之遺良也而顧弛秩山
林不錄於時何與夫讒佞高張忠良屏退佻巧取
容繩墨毀棄世道之戾也檄佩而蘭替鶩飽而鶴

饑斯亦志士之慨也或以告于公公曰嘻有是哉夫水瀦則澤膏煎則銷吾其為水乎為膏乎樗廢則永漆用則劉吾其為樗乎為漆乎吾見夫仕者矣耳目之於聽斷也心思之於簿書也奔走之於逢迎也既勞其形又搃其精欲無膏漆得乎而況讒佞佻巧以取容也辱亦甚矣往予之宦也乘馬衣繡食腴飲旨出入從徒隸非不華且侈也而心則戚戚皇皇如震如崩不能一日安也迺今幸與形神休矣煦煦而臥衍衍而食或奕于林或憇于石時迺班荆藉草從田夫野老道稼穡事行步休休與麋鹿游禽魚往來煙雲聚散皆吾適意之珍也歲時伏臘烹殺釀酒伯仲在堂子孫在下以觴以咏以勸以酬不知宇宙之為大與吾身之所終也而何進退榮辱之慮哉吾方幸其為樗為澤也而予欲膏之漆之不已過乎東沙子撫然曰夫德厚者遺榮機忘者厭功吾不足以知公矣迺今行年七十而精神和朗體履彌強非其取於世者寡耶夫仕不浮食隱不廢修天之所綏又可算乎於是諸長老咸舉爵為壽客歌南山主人歌伐木胥盡懽乃已

賀南湖俞公七十序

南湖俞公壽七十鄉大夫士則相與登居易之堂
賀焉迺胥顧而語曰是耆年也而顏色光澤耳目
聰明筋骨矯健膚體充盈若少壯弗及者何耶夫
龜鶴引年松柏后彫天之所固獨爾殊哉東沙子
曰不然夫造化生我我寔生生鈞是人也吾其獨
能為龜鶴為松為栢耶夫情物之機也身事之質
也內外之感日輒於前弧矢之事生則習之而人
其孰能逃諸下焉者困形以搖神先物而弊其次
握形以用神齊物而弊其上委形以游神後物而
弊辟如蹈水火者也其于焚溺一也而葆真之士
迺獨不焦不濡焉况於知道者哉公少嘗困于貧
矣庠居鮮田惡衣疏食人所不堪而居常坦如已
仕為刑官平反庶獄弗泥成案誣死者生濫屢者
釋苟得其衷雖上官群議不以撓也既其守曲靖
也乾沒之變毒瘴之侵道路孔疚而處之不虞時
迺和霑益之仇平尋甸之寇悉心周旋如在樂土
迺茲解組而歸衆尤鈞軸之頗也而公方優游泉
石樹藝塍壠之間以道以遙以翔以翺曰吾其休
乎夫樊籠吾離宇宙吾舒浩乎蕩乎天畀吾佚矣

夫羸縮禍福得失安危者生人之大欲也情之赴也
決於奔湍意之炎也烈於猛火日尋而不已能無
潰壞者哉而公也迺獨委形而嬉遊神而娛且以
為芻狗且以為嬰兒然則光澤聰明矯健充盈非
所宜得者耶客曰唯唯其一人乃奉觴而進曰楚
楚衣裳佩玉鏘鏘君子萬壽庶無害殃一人曰子
如鳳翔孫如蘭芳德厚流光康爵必雙一人曰玉
質金相出處允臧為儀為光錫穀無疆客迺徧進
觴公公徧酢客遂使子孫行酒焉

慶南洲叔敘

人有言曰水流不臭樞運不朽豈不信哉豈不信
哉吾宗有南洲君者幼而失怙家又多難零丁不
立迺伯氏命之田則力田疆畎䟽密種稔後先咸
表藝而列樹之所獲獨先他農既乃命之賈則又
賈航大海汎江湖凡竹木魚鹽銅鐵丹漆布帛皮
芻之物罔不畢致率倍直而取羸焉既又命之作
室則又作室晨起治炊匠者蓐食而作繩墨斤度
咸指授之家是用立既以食指之蕃也昆弟異業
諸子且長大矣而南洲君猶夙夜孜孜出應官府
之務入理薪粟之儲靡有倦勤或謂之曰膏不常

灼刃不常銛曷其休乎則應之曰非以務殖也吾
懼夫吾生之有盡而又速之也老子曰五色令人
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彼其伐性而翦命非淫蕩豫佚有以入
之乎故目苟囑於稼穡則靡曼之容不能入之矣
耳苟聆於戚休則哇咬之音不能入之矣口苟甘
於藜藿則旨羞之味不能入之矣心苟懷于乾惕
則弋獵之娛不能入之矣夫然後得葆其智慮而
全其聰明可以為虛谷可以為嬰兒火之不炎水
之不凝是謂以盡盡乎抑以不盡盡乎又況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匱而經之其將有幾夫習逸成驕
習驕成靡家之大戒也作之以勤猶恐其惰況以
惰先之乎故克勤小物終始不渝宗之言善治家
者必曰南洲南洲云乃今行年六十而髮如漆黑
面如脂澤步履矯捷即少壯弗逮焉夫所謂水流
不臭樞運不朽者非耶故智者以宴安為酖毒愚
者以逸豫為甘餌斯壽夭之分禍福之所由本也
於戲我宗小子念之哉念之哉

壽顧母周太安人敘

維丙申之歲秋山顧子服憲于閩母夫人氏壽七

十季冬世有六日寔維設悅之辰顧子預以稱慶之弗親也居常慊慊焉思戚戚焉若有失也乃孟秋之夕寢而夢焉若有玄衣之客見曰我東海之神也習聞於鄉之故亦得陰隲于鄉之人母良婦也我將奉以蟠桃之實娛以菌桂之英海錯甘旨澧泉清冷使顏色鮮澤步履輕盈吾子願之乎已而又有青衣之客見曰我南山之神也我將食母以崖間之朮松下之苓黃精蒼耳盤盂是充朱禽白鶴翔舞於庭以資燕樂以未遐齡吾子願之乎已而又有黃衣之客見曰我中央之神也上天下

地胥秉柄焉我將饗母以雲門之瑟嶰谷之音瑤池列宴侍王母之歡玄圃藏珍衍瓊璠之胤斯亦人間之至樂也已已而又有絳衣之客見曰我雲中之君也無以遺母我將飡以沆瀣之氣授以飛昇之術駟青虬而容與駕白鵠以逍遙扶桑曜采若木載光將不知天地之所終也已而又有紫衣之客見曰我天之司命也福善刑回厥類不爽茲余得請於帝矣我將記母以長生之籙休趾之符黃髮兒齒懿範永垂鳳冠霞帔 寵光載錫為陵為岡如松如柏將子之色養於左右者未艾也其

無以將母為念乎顧子夢已而覺乃欣欣然喜恍
恍焉若有失也以告于東沙子東沙子曰斯眉壽
之徵也已作善降祥其殆諸神所庥乎吾聞夫人
望族之產也筭而歸于似齋公勤而有度敬共不
懈肅睦于家之大小祇事舅姑王姑備極孝養焉
嘗從似齋于官私燕輒語曰民猶子也財民命也
撫其子而忍家之命將誰與我乃似齋亦能力于
清白秉節自樹所至以名宦稱及其訓諸子也尤
懇懇焉亢于德義曰世祿家之憂也宴安身之毒
也豐其毒而處其憂庸將終乎爾無恒耽逸無殖
貨無作非罔墮于先令名吾庶幾甘于食矣諸子
奉教惟謹各有成立以故鄉之稱毋儀婦道者必
歸焉然則雖微諸神之命福其庸可算乎維時石
巖楊子益齋方子咸聞而異之乃再拜以請曰表
與恩也未知所以壽夫人也其遂以惠我顧子亦
再拜稽首申請遂書以貽之

雙壽敘

嘉靖己丑吾宗伯兄洞雲先生壽七十八月六日
寔維懸弧之辰嫂夫人沈氏壽七十有八十月十
有九日寔維懸帨之辰其子邦奇仕于南為國子

祭酒先期告我曰親老矣惟是朝夕蠶蔘之物寒
燠之宜竒也弗親視焉而以妻子旅食于外寢處
靡寧欲將父以養也而桑梓稼穡之娛父弗忍舍
竒也舉觴而不及親之口也被綵而不及親之目
也東嚮蹠而祝而親未之聞也其若之何茲欲以
家人之賤致饋焉而不可以徒行願吾叔氏之遣
之也時徹曰夫知德莫如近致祝莫如私徹也兄
弟之懿親也敢無辭乎夫壽莫如德德莫大于慈
與孝慈以立教教以立善善也者所以成為人親
之道也孝以立愛愛以立敬敬也者所以成為人
子之道也吾觀先生之為父也修辭立誠以教信
也隆德上齒以教恭也慈幼卹窮以教仁也惡衣
疏食以教儉也知雄守雌以教謙也取予必慎以
教廉也夫人之為母也中外斬然以教嚴也蚤作
夜息以教勤也貴而不驕以教降也夷嫡于庶以
教睦也是所以成為人親之道也吾常甫之為子
也晨起告于天夜寢則以復之喜一人若有溺也
其怒一人也若有傷也故居處則思步履則思飲
食則思出話則思無弗思也無弗敬也是所以成
為人子之道也夫慈以作孝孝以成慈服茲令善

施及子孫顯以齒為我。又況戶庭之內和氣充塞，將天寔相之使裕有無疆之慶。我等將食休之，不暇其庸可既乎。迺再拜稽首引觴遙賀而祝曰：願先生矯矯而趨煌煌，而顧朝飧祥雲夕飲甘露。樂彼甫田，樂彼清川。再賀再祝曰：願夫人髮白者黑齒落者生為家主，璧為婦，典刑三祝曰：願自今滋蘭益榮，樹蕙益茂，光昭祖先，永綏厥後。祝已，復降等載拜，若親為壽焉。載辭于帛，使家之老夙夜持以行。

壽且且翁叙

且且翁於時徹為宗伯兄，自謂性尚朴畧，不嬰時名，因號曰且且。外史自少力業，詩書長則取友于四方，無寧歲既艾乃休于世味，遂漠不為動。謂其子曰：伯也力穡，仲也業儒，吾願畢矣。乃遂葛巾野服，絕跡城市。賦詩飲酒，嘻嘻然樂也。齋外雜植草卉，時拂而灌之。興至則觀稼于郊，侶漁樵焉。自餘服食器用，惟所有之安，不一庸。其意嘗曰：吾且且，僅自給足矣。苟侈羨是好，寡約是厭。外之圖而喪厥良，豈吾利也乎？吾聞之制于天者命也，制于我者義也。唯義命焉止矣。何求時徹嘗語于衆曰：夫且且翁知養生之道哉。夫神氣之宅也，生之本也。

氣以相神也神氣合而生離則死矣善養生者不
以內傷外不以形役神泊乎無欲以節情也冲乎
常足以一志也節情則不流一志則不媮以凝神
也神凝而運諸氣也盈盈而不匱矣夫水奔之易
竭也火灼之易燼也世之人極力而營其私雞鳴
而起至于嚮晦不暇息焉其所以勞神而動氣者
直水火然哉而欲其無竭與燼也不可得已故賢
者勝物不肖者勝于物勝物則強物勝則戕且且
翁勝物者也知養生之道哉或者以告翁曰嘻夫
吾子惡知我者夫至人游神其次守神陰陽不偏
乃以永年故若或存之若或亡之大化消息越委
順之紆耶感耶吾又安所營耶

節壽敘

夫人也者含靈葆粹表異百物禮義階之矣一失
則夷再失則獸罔可振濯然而衆姍途揚面加指
數有不勃然變色攘臂奮鬪者乎乃隱蹈而陰踐
孜孜如恐不及焉則彞章弗矚而心術躅也越若
經生學士誦說遺言逖覽而遐聽其于生民之大
紀往哲之芳摹蓋章章著明也然而赴利則如湍
奔邁難則如嵐竄蹈義裁情乃不能自表於庸衆

何哉揣量之智明而性命之坊決矣以余觀於貞女節婦未嘗不反覆三嘆焉曰嗟乎閨闈之居而饋羞之職此豈迪何詩書談何理道哉乃顯志厚植而心術無躋也南昌有張氏者南州太守女也婉嫕溫恭生有異質已嫁為昭勇將軍方指揮婦恪修懃範有雍睦之風焉時姚源冠攘大熾將軍部兵往討寇狎見瑕以嘗官師旣而豨奔豕突師衆潰北將軍殲焉張時年二十一也訃至號慟屢絕默以娠禱曰是男也則生否者方氏絕吾絕矣踰月而生子恩方氏家故衰落居無立錫之地又無強近之親可以馮而活也惟姑氏在堂蕭蕭四壁立人謂方氏不延矣張乃泣血自誓力女工織作經紀服膳孝親育孤茹荼殫瘁晏如也恩稍長令就外傳說詩書即盛寒暑不廢既壯襲職司馬部以死難之後加恩祿秩得為都指揮乃時時勅之曰爾謂茲易稱乎夫干城之寄緩急賴之介冑之長標表眎焉爾不治詩書不閑師旅將墮毀行烈為汝先人羞爾其戒哉恩乃砥志發憤習孫吳家法又朝夕綜究儒者之業粲采有曜勳伐蓋未艾也先是張以子貴封太淑人今年已五十矣東

沙子曰作善未必不勞然而大享存焉作惡未必不逞然而大僇存焉方將軍之歿也太淑人蓋紉然嫠寡也假令憚拮据之難耽宴安之樂出一語易他姓者豈不可以速得志然而令善靡宣垢耻曷雪又惡能昭亢烈之譽享封錫之榮耶乃今列鼎致養錦服趨庭龍章示寵青史揚名朱軒翟茀奕奕祁祁迪德履應詎不信然哉夫展采以章物者國家之典也旌淑以示勸者觀風之責也太淑人行已及年矣則豈無聞之禮官表宅里而風來禩者乎

壽錢母徐太孺人敘

錢君伯清母徐太孺人壽屆八十五月 日寔惟設悅之辰伯清乃薦醴泉之漿登玉山之禾繪紫微之圖咏南山之歌拜舞堂下上百歲壽諸里中長老若親戚亦相率至錢氏稱慶上壽賓有進而言曰夫有道之世君積於仁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然後民免天閼之患而享耆耄之齡我 國家又用明德治化邳隆匝環海服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蒙覆露而葆和靈是以岩穴之皞國都之老項背相望此非獨降誕之茂蓋亦有休養之助

焉斯孺人之所為壽賓又有進者曰昔傳記所稱可徵述已世鮮凶回則青灾日却代累淑善斯慶澤攸鍾江東錢氏望於吾鄞舊矣仕者體循良之規處者操樵朴之行內修雍睦而外恪禮坊尸鳩之仁一棠棣之風淳是以和氣充洽休懿駢臻壽考格於維祺而景福介於無筭斯孺人之所為壽賓之親者復進曰夫有壽壽國有壽壽家有壽壽身孺人之德予蓋稔聞之其初歸遷于公家貧矣服勤朝夕節蓄纖細以佐衣食無幾微見於面王姑寡居而病負茲及暮則未嘗斯須不在側視膳洗榆湯藥非親嘗者不進其事舅姑上堂問起居下堂執織紝之勞滌澆旨甘極力供御諸里中婦乃竊相與言謂孺人篤孝如此也居常訓其子曰儉德之共勤則不匱若等力是者即仕不仕可以遠僂矣故伯清奉教惟謹卒成善宦以有祿養此與古之令善又何以異斯孺人之所為壽衆賓乃旅於伯清稱觴再拜而祝曰匪松匪栢孰固其植匪龜匪鶴孰引其息存至者川不毀者石刑于里閭永世無斃伯清乃再拜稽首稱謝予小子某次第書之

贈西岡公敘

夫擊壤鼓腹之夫尚矣其次則雍熙之民其次則錫福之民其次則富庶之民若鴻雁版蕩則有可慨者矣兵戈陸沉抑又甚焉此其人生之幸不幸一何遠也 國家驅除草昧救寧寰寓百八十年以來姬煦穀息湛恩四沛蓋庶幾於黃陶之時而吾明僻在海壖則安樂之鄉而衣冠禮樂之都也家有負曝之耆野無脯肝之盜外戶不閉吠厖弗警即有四封之事征發不及笳鼙鉦鐸無聞焉張

氏世忝閥閱之榮又孜孜敦尚行義保持門戶自兒孺以至黃耆足不踐囹圄捕吏不及於門絃誦畊漁各執其業晏如也而西岡公者承藉諸昆之締構豐屋腴田百需贍裕課農訓子之外無他營焉時乃烹肥擊鮮觴親鄰於水北之堂歲時伏臘屨滿其戶或出而遨於四郊榜舟挈榼憩碧樹之陰詠魚鳧之國雅歌劇談玩弄烟霞於杯案之間曾不知斯世與吾身為何物而性又隱惻好修齋飯僧推其羨以賑枵餓今且膺錫爵之榮矣烏紗繡服白髮丹顏望之翛然神仙也嘉靖庚戌正月

六日實惟公七十初度吾仲氏惟修曰何以壽公
予應之曰詩不云乎且以喜樂且以求日言喜樂
所以永日也如遇樂而憂是帝而夢築者也遇憂
而樂是築而夢帝者也皆非素位而行者也可以
樂而樂是公之所以壽也宗之人欲壽公乎請以
豳風之什與南山之篇遍歌之

贈後臯兄敘

昔養由基之射也去柳葉者百步百發百中衆皆
稱善其一人曰善射可教射也已矣夫去柳葉者
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而猶不已也一不中能無

辱乎故善射不如善息之愈也今夫翱翔閭闔
會風雲入則藻潤絲綸出則平章軍國意氣所加
霆震鼎沸而或者忽匪彭之戒昧乎止足之幾恩
寵俄遷侈辱斯逮甚至不保妻孥有不可言者矣
大駟桀儉握貨鉅萬豪於都市之間而計筭竒贏
寢不帖席雞鳴而興孳孳逐什一之利索玉丘金
綺繡山積孰不以為稱其意乎一不幸而臧獲寇
盜得以虞之影滅澌盡則與衣鶉飯藿者何多焉
斯豈非不善息之過耶吾家有後臯公者通敏易
直人也始而業儒殆成矣已乃卑曲士之習恥投

牒之規遂游泳藝文絕意仕進足不離吠畝口不言三倍陶陶遂遂魚鳥之與狎而風月之與儔時與田夫野老談稼穡桑麻之事織曲犁然也至論趙孟陶頃之風則掩耳而過之曰人生一逆旅耳湍駛駒馳即百歲能幾何哉而乃瑣瑣自苦微祿貨而蝕性靈耶語曰孰何獲足不足由是觀之公所謂善息者非耶或曰公年方六十未耆也今且膺錫命之榮矣何言乎息乎曰其服則縉紳也其心則山林也不從力役不親商賈得喪不能加僂辱不能及是所以息之之道也於以養康寧之福而介壽考之休非公已操之左券哉公有子邦佐茂資績學有聲庠校間行將奮翼雲霄荐被寵光又非可以終南之隱例噉之也

賀封御史毅軒胡公榮壽敘

毅軒公者楚之沔陽人也平生果於為善湍駛霆迅罔可禦止乃又強立不反以故人稱為毅軒公云雅志巖壑不求聞達惟力穡灌園羅致甘隴以孝養二親惇睦宗族子弟有可者則獎翼周至其否者或被譴呵即帖帖聽終亦無後言與人和而無忤里閭中凡善良有禮無少長咸親之竟旭夕

環坐談議不厭也乃其人或不類則對之嚴若嘿
示意旨者其人亦逡巡斂避去而毅軒公厚德長者
之名蓋彰矣初公之生御史白湖君也甫五歲輒
命就外傳且躬為課肄不替晷刻諭之曰吾不絕
如綫乃惟汝在矣勉自殖樹以無墮構穫無忝於
前聞人勗之哉蓋歲戊子而御史君乃領鄉薦公
稍自慰喜既御史君頗不屑舉子業博綜墳索之
林馳情辭賦之苑而亦連不得志於春官戊戌之
北也公勅戒之曰我聞辭賦小道壯夫不為汝豈
以是為勲績哉若今舉業則 熙朝之制而人士

委身之質也奈何棄之御史君跽而受教乃訓厲
益篤每輟去家務而課之文湏就次乃罷去辛丑
春御史君始成進士公移書諭之曰夫績學而待
用者隱求之志也樹伐而標勲者達士之慕也若
附燠希腥以射寵榮我則篋有願焉御史君已授
太常博士已復進為御史公猶諄諄諷前語且曰
夫御史者 天子視聽之官而風紀之司也不自
繩而惟物之繩舛矣命減遣奴僕止以二三童子
從稍縱者輒斥去之比御史君出按江西公申諭
而遣之曰識之乎慎言動審刑罰公舉劾庶無忝

於厥官汝其往哉命乃在天無以吾為慮矣御史君奉命惟謹一日御史君過予再拜而言曰彥之得有今日也大人之訓也自彥登第以來大人其清苦課兒曹躬畊畝至於今益力乃若公府之事即纖毫無聞焉先是乙巳秋以新廟覃恩得受封今官彥之啣命而西也大人實訓之行今業已竣事將告成於闕下幸得過家園呼婦兒為壽願徼寵於一言余竊自惟念崑崙海瀆稱雄於山水乃靈氣磅礴曜采揚奇爰有抵鵲之玉照夜之珠若瑰珍異寶挺生而出而培塿汙澤不與焉何者其厚薄之分殊也楚之山水稱雄於天下以故楸枿杞梓竹箭之饒方國罕京焉而多材之稱已藉藉於成周之季茲非公鄉井之已事乎徃余之宦也歷漢沔沂沅湘浮洞庭眺衡山九疑之勝瞰雲夢之區睇竒蹤以徵徃牒蓋無弗信然今茲建節而來與御史君處也而御史君腹充緝帙藻麗珠璣經綸康濟運籌於掌上而沛澤於寰中則欽然異之以為是楚之所謂多才者非耶已廼稍稍得聞毅軒公之履行啟厚宏博超軼等夷蓋楚之衡岳洞庭也得無有如御史君之崛起而為

世寶者乎余廼為之言曰非毅軒公不能成御史
君之賢非御史君不能表毅軒公之德古稱是父
是子豈不符哉又聞公年七十有七而神爽矍鑠
不異少壯尚能作細楷書馳馬下峻坂然則強力
精幹天實綏之岡陵松栢之壽詎可以歲月涯之
哉遂復御史君歸而戲綵稱觴以是獻於膝下上
千百歲壽

贈小江王君七十壽序

士生太平之世一幸也隱處巖穴不與世競二幸也
身不膺祿爵而為高貴人所尊禮三幸也讀書能詩

文四幸也有一於斯皆足以自樂而况兼而有之乎
若小江王君其古之所稱逸民非耶君生成化乙巳
當累朝熙洽之運仰承休豫官無苛政里無吠靡
力田藝圃晏如也世家桃浦之陽築居水滸稍暇手
古詩書坐茂樹之陰伊吾竟日時或濯清泉歌白石
拂磯施餌而釣都不聞戶外何事故其詩曰兩屐拖
雲村迢晚一竿垂月野塘秋此其為樂寧以三公換
哉君為甬川尚書內弟甬川以君文也嘗休假海上
必挈之遨遊若金我天童日嶺雪竇諸所稱奇勝蓋
無弗至焉相與披雲根攀木末捫星辰而舒嘯擷芝

苓以療枵每興至題咏君輒倚韻而賡且都記憶
不忘即今歷年既久扣之猶歷歷可誦也一日遊
寶巖余亦與俱君且奕且咏每詩成示余為更定
一兩字輒撫掌大咲以為快意竊恠君非素工鉛
槧而善為歌吟不減風人之度又能黜遠聲利甘
心於灌園負薪之流然則古所稱逸民非耶君之
王父友石公父松浦公諸父松江公皆隱居有文
而君寔克亢其業談者以為盛美視世之紆朱結
綬乘高軒擁騶從招搖過其里門乃弗克念厥紹
又孰為多寡哉歲在甲寅四月十有五日適君七

十初度其甥子中曰何以為壽余曰由前數者言
之君之為壽蓋多矣金石不足為堅而彭聃不足
為永又何以壽公哉遂書而歸之薦以松桂之觴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孫太夫人壽九十諸子並仕于 朝伯堪都督僉
事仲墀尚寶司丞季陞禮部侍郎太夫人寔就養
焉榮矣 朝之薦紳蓋莫不交諸君謀所以為壽
者則蹴然對曰昔先公不幸母夫人蓋終身戚也
每歲時伏臘輒面壁流涕戒子婦無得拜舞上壽
曰未亡人何賴為娛乎我子婦奉戒命至於今不

違願公等無辱我同鄉之士又相與謀曰太夫人
之情則至矣若颺忠烈公之休以昭不朽以告於
太夫人意者其可夫理有流聞無如目矚事有遠
辟不若近徵言感觸之機易也故天道福善載籍
蓋侈言之迺今於忠烈公益指掌可睹矣昔公之
籲衆矢言抗廷藩之難也直嬰虎吻以憚丹衷此
其時寧有丐名羨胤之計哉迺其士民相率奔走
哭而廟之臺諫數以 上聞隆錫謚弼俾有司秩
之常祀勒銘旂常標炳史冊此其於身至厚矣三
君子以好修績學陟臨馳芳舒鴻漸之翼而附見

龍之光用弼我 聖主熙明之治諸孫又且鸞奮
鵬騫策茂實以衍丕樹較數今簪紱之家疇所比
隆哉茲天所以報忠義不彰彰著耶若太夫人之
賢則閭里嘗言之方忠烈公之微也食貧耳太夫
人率薦儉勤以佐高節享祀吉蠲族黨諧懌諸所
綜劾罔不秩秩當公意者公以故得免內顧至以
身殉國而無一言及於私誠知有所托矣已迺果
能督課諸子訓之行義各以其聲施天下然猶恐
恐不釋迺日夜必厲之競於微猷稍不稱意則終
日默不發一語諸子婦長跪庭下請得改過如教

百徐迺釋之其嚴如此然則上成忠烈公之節而
下開胤嗣之賢謂非太夫人之力耶乃今行年九
十而體履彌康日晶晶辨小細物陟階踰閭不扶
不杖此非世所恒有蓋實天所相云昔太夫人之
八十也我文定公嘗以文壽其略言人道重於三
經家人利於女貞塗山洽陽貞之至也迺茲似之
允義齒劔迪哲紹休三經植矣斯女貞之利也壽
莫大焉君子以為嘉言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其忠烈公之謂乎又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惟日不足其太夫人之謂乎請以是為眉壽
之祝

壽逸庵蔣公八十敘

逸庵蔣公予姨母夫也故知公履行蓋自兒孺以
至於斑艾悉矣公恂恂溫溫緩步而徐言見人即
嬉嬉而笑與之為禮即長揖至地逡巡問起居平
生不識詐愚侮怯事諸魚鹽薪芻鬻售亦不纖纖
辨也或給弄之亦嬉嬉而笑即至姍侮固所怫怒
俗黨異趨習於囂訟工告牒如追金較對訐若肆
禮幸而得勝戟手懽呼謂高官大爵弗過也而公
獨忸怩畏懼終其身不一染諸儂狡之徒莫窺端

自頗私議以爲拙云孝友慈愛根諸性靈緹身治
家無所爽於度至論田野市朝事輒疊疊不倦或
與人奕對者合諸衆奕群譁角筭公惟默默舉棋
勝也十而八九諸善奕者率次且下之由是觀之
公豈顯塞而無智者耶迺今行年八十正月 日
寔惟懸弧之辰其子某等繪圖及門請所以爲壽
者予曰子知公之壽乎俗士競於巧而公獨競於
拙俗士處其勞而公獨處其逸壽也斯不謂之倖
矣語有之膏明自煎蘭薰自焚此非拙逸之喻乎
羊腸之車易敗燕市之劍難全此非逸壽之喻乎

今夫三寸之口獸者幾何六尺之軀衣者幾何而
往往自雞鳴以至嚮晦躑躅驅孜孜逐十一之
利甚者挾椎埋眩幻之奸顛倒黑白捺切短長以
玩弄儔輩一如襁褓小兒罔所不得志此其人良
亦巧矣而弊精靡裊不啻沸湯灼火而不能止也
欲其保天年而介景福奚可得乎今公已登上壽
而聰明弗替體履弥康諸子皆力穡肯堂以供洗
腆之養官府不知姓名城市不踐蹤跡然則古之
所稱逸民者非耶異日倘有觀風之使當聞之史
氏與灌園負薪之老並書之

芝園集卷之二十四

記目錄

中峯葉氏新阡記 西臯記

和州重修烈女祠記

東樂軒記 詒穀堂記

正倫堂記



芝園集卷之二十四

記

中峰葉氏新阡記

葉氏之先各墓在他所其墓於中峰者則三江太守內君魏安人也初三江起家進士次守刑部郎明於法比

皇帝遣治陳沆獄沆黨於時宰姦若鬼域乃盡按其淫縱侵暴不法事遂大忤當塗譴而奪之官尋又謫戍鐵嶺適魏安人死矣不得營葬事方裹糧荷戈狼狽之役見者莫不歎歔流涕蓋傷志士之



顛沛云旣 皇帝霈洪澤罷諸縉紳士被譴戍者
得還田里撫有室家於時三江會在罷中跋涉故
都上下溪谷間求安人塋處得所謂中峰者而窵
焉中峰去郡治六十里而遠發根自天台由四明
雪竇諸山而東龍從蜿蜒又東至於湖茲峰則湖
上諸山之中也入中峯者由小白嶺而東岡巒
騰踴澗壑滢滢出其下若起若伏若闔若闢竹樹
蓊鬱烟霞詭麗不可殫狀然皆行脉也至中峯則
玄武雄踞朱雀翔舞龍昂以舒虎馴而俯其外又
有支峯東西對峙交牙重固周若垣墉塽若城府
斯陰陽之會而神靈之都已葉氏之阡則在龍首
支峯堪輿家所謂象鼻山者是已往歲三江蓋謂
予曰某刑僂之人也妻亡無以葬葬又不能規善
地焉苟完窀穸他日且將從吾妻於地下矣去家
園所者遠吾子孫不得朝夕望見之竊計牛羊之
牧其上也願徼吾子一言之惠以永來禩會予有
四方之後宿諾者久之壬寅之夏予始一至其地
登葉氏之阡徘徊四顧木林林拱矣曰嗟乎有言
不踐是予之過也是予之過也遂論次前事而為
之記三江名應駟字肅卿由刑部郎轉吉安太守

廢官家居中峯則晉僧義興棲隱之地相傳有童子旦夕供奉後忽辭去曰吾太白辰也言訖不見因名為天童寺寺山有虎跑泉玲瓏巖諸眺覽者以為奇蹤云葉氏阡則在寺左

西臯記

西臯子者莆之方氏也生有異質父宰公名之一蘭既長學于見素公字之曰世佩迺詔之曰蘭也爾知之乎夫是有君子之道焉托根不污潔也隱約自媚幽也雜處不化貞也後時猶芳節也夫潔以從新新以益德君子於是則思日新之學幽以

務實實以宣華君子於是則思成章之學貞以立本本以成誠君子於是則思忠信之學節以定守守以致遠君子於是則思弘毅之學夫一物而衆美具者蘭之謂也爾不于父師之教是承而慢游以嬉將醜毒是懷豈惟不可化誨抑惟爾寔自瘞絕爾其念哉西臯子則受教惟謹乃時時誦說詩書鈎纂玄微踐仁義之經騫聖哲之軌矯矯焉聞於時矣年二十三而舉于鄉已遂舉於春官秩於比部人咸麟鳳視之已乃請告而南與顧夢圭張時徹者友也則益切磋道義誦習藝文以自廣暇

則游衍於鍾山鷺水之側觀鳥飛魚泳之樂玩蒸
雲吐霞之奇詠歌相酢自謂世無與易也已而西
臯子調入儀部已又調入選部譽望日隆而讒忌
者至竟落職以歸樹藝於東海之濱蓬蒿塞戶鳥
雀可羅而西臯子顧獨欣欣安之客有造而問曰
夫黃流玉瓚豫章明堂物之用也大人虎變君子
得輿德之光也以子之才美而獨見擯於明時意
者其猶有遺殖乎西臯子曰嘻胡然哉卞和非智
而足斯被刑屈原非忠而身乃遭放是故遇有亨
屯數有通阨而人其孰能違諸故曰力田不如逢

年善仕不如遇合茲昔人所以明於出處之故者
也客曰夫舖糟啜糲哲士所以宜俗也和光同塵
賢者所以混世也是故鼓刀歌牛皆僥倖以赴功
名之會彼非豪傑之士與而子獨踽踽自好不已
惑乎西臯子曰夫良賈有所不售嫠婦有所不行
故申椒棄美糞壤庸愈規矩改錯方員奚為吾縱
不能為玄豹之隱而忍自同於燕雀乎客曰吾聞
阮籍之放猶有窮途之悲陶潛之貞不免間情之
賦今以青雲之姿而服於疆畎之賤吾子得無戚
乎西臯子曰夫犧牛之珍不如鹿豕之適也椅桐

之斲不如樗櫟之全也行千里者夕而得稅而猶
以為憾乎且遭時宣猷行義之樂也力道躬耕隱
處之適也唯其遇而已矣敢他圖哉客無以為難
乃取酒共酌考槃而歌曰藝吾蘭兮臯之幽渥靈
澤兮揚素秋焯約兮容與將隱居兮好侏客賡之
曰蘭之葉兮青青粲白玉兮繁英懷美人兮不見
塊獨處兮揚馨乃相與大嘯定為泉石之交遂數
相往來云

和州重修烈女祠記

易子鳴和為和之三年政誠以紓民康而愉澤無

壅闕事無次且爰觀于都曰可以教矣乃比州弟
子上儁慙傲訓言以引以迪期而要之州弟子翕
有作者爰觀于鄙曰可以興矣乃樹之表章布之
彝典昭之軌物曰為我民者攻慝崇良無或不覆
猶慮其習之芑芑也教之弗晬晬也曰政以叙倫
倫以貞俗男女者道之輿也慎紀毀則狄也邦有
烈人繫民之槩而沒沒焉何與吾聞有宋徐閔中
女也當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
大肆虜掠執徐欲污之徐乃瞑目大詈詰其臨難
鼠逋殲民以自活也曰我弗能懲女戮女忍其女

芝園集卷之十四
五
同女則亟殺我輒蒙刃而殪漂死于江云夫殉義
不情折首如遺此其志硜硜然定者與夫其祀于
和舊矣而歲久弗虔宮黜以侈垣剝而圯風乃滋
替司土者弗佞弗圖民其奚執奚度我將規焉乃
睠公私費罔攸厝則召群不率之徒誡之曰女夫
也而不若于德訓則女方僂則汝戕彼非女子與而
蹈道若是能無忝與爾時念哉以滌厥回其乃有
瘳爾其何如群用惕然胥輸貨力以經厥圖時乃
具具鳩工荆草萊驅鳥鼠平版幹累堦址以堂以
寢以垣以屏龕以安主坵以設俎取邦之亢女行

者七人以從曰劉氏張氏董氏包氏清氏耿氏張
氏操履弗一秉節庶幾焉中扁曰知禮畏義象志
也于外曰烈女祠昭始也工肇于 月 日訖于
月 日不侈不畚厥觀用麗蒸庶恻焉嗚呼民
慙以牴性惱以殄行時罔于翼其何以衷若易子
其能政也知不解也其善圉民也能不怵也夫居
則有垣圉則有樊而民其無閑乎哉禮義者民之
閑也作而弗與刑戮之旅也嗚呼和之民其懋哉
勛哉奚啻一女子之為烈也

東樂軒記

弋陽王醒齋新作軒旣成則使教授敦徵辭焉曰
是軒也吾以藏以修以息以游若賢大夫士至則
款焉其名曰東樂以予大夫文章之司也敢以請
教授敦曰軒在今松隱堂之西云繚以短垣通以
曲徑其前甃石池以瀦水俯可以鑑池上架石橋
以通行池之前為門外扁曰熙明熙明者言陽和
之所宣也離明之所出也內扁曰涵璧言水之光
瑩如抱璧也門前為曲徑又前為小橋又前為洞
門扁曰水雲深處言水與雲蒸滃滃隆隆境之至
寂也軒東為凝秋亭言至素不飾清風颯颯長如

秋也其前為寶亭擬沉香亭作者也軒內置書史
古今圖畫琴劍鼎爐諸物于外蒔松竹梅菊菖蒲
蕙蘭椒桂并諸雜草卉而王日讀書夷猶其間興
至則彈琴鳴瑟擊鼓鏗鐘長笛短簫律呂交應嘻
嘻如也暇則逍遙散步魚躍于萍鶴舞于庭烏鵲
飛鳴麋鹿麇麇水雲沾衣蒼苔映履坐石而嘯倚
樹而歌于于如也衎衎如也賓客來至時乃投壺
命奕洗盞交酌揮麈高談賡賦相酢身處深宮不
廢九州王公之貴雅尚丘壑軌跡東平為善最樂
此吾王之所為適者與東沙子曰予自稅節西藩

即聞有弋陽王賢謂能讀書秉禮乃今又知游於
方之外者也夫君子以通物為樂是故達觀兩儀
游心六藝日月星辰之布昭烟霞雨露之變化禽
鳥之往來草木之佳麗其適也小人以溺情為樂
是故飲酒御內膏梁綺縠其適也此其清濁高下
賢不肖何如哉余聞教授數言王之行躍然慕焉
作東樂軒記

詒穀堂記

語曰良工之子必善為箕良冶之子必善為裘言
有詒也植桃李者桃李實矣菌桂之華不生於松栢
夫物猶爾而況人乎是故詒之士則士詒之農則
農詒之賈則賈詒之工則工夫業猶爾而況於行
乎是故君子慎所以詒之者也物之養人也宜莫
如穀人之自養也宜莫如善穀也者德之美者也
子之於親也以孝穀幼之於長也以悌穀臣之於
君也以忠穀親疏之交際也以禮穀男女之居也
以正位穀細大之行也以敬信穀其宅心也以仁
穀穀也者穀種云爾也人之所由生也所由成也
而可不務乎異哉世之惑者也腴田沃土患其弗
廣也金玉珠貝患其弗珍也軒冕佩環患其弗貴

也綺繡錦縠患其弗華也輿馬僕隸患其弗侈也
垣墉扃鑄患其弗固也而惡心偷行以貽之人毀
其滿神疾其邪隱明之怨積而滅宗之禍起欲無
蕩散得乎是故君子慎所以貽之者也吾宗有長
公者生七十年矣而色愉愉而行瞿瞿而恂如慄
如於世無取也于物無忤也旦夕詔於家曰穀汝
言時則我子我孫吾汝貽穀汝行時則我子我孫
吾汝詒穀汝心時則我子我孫吾汝詒吾所弗詒
斯不利于爾躬爾其戒哉今夫盜賊刑僂生人之
大耻也而盜者之子與跽者之子方以裘袴裨其
父能彼其非人之心也乎夫有以貽之者也凡今
不肖子孫皆類是矣爾其戒哉東沙子曰吾聞多
財爲憂二䟽之智也畎畝遺安龐公之高也世之
尸利府怨爲子孫桎梏陷阱者多矣如吾長公者
鮮哉公名某字某別號且翁邦襄邦章則其二子
云

正倫堂記

沈氏家櫟陽大河之南幾二百禩族日蕃衍其故
居弗能容有處士某者治室于故居之東南以其
家家焉室有堂名曰正倫處士之言曰夫居以業

本業以翼後作而弗正弗可久也夫物有之器傾而注之則覆車側而載之則顛故中正者守盈致遠者持衡其理一也夫諸驟而興也亦驟而廢也多藏以自殖廣基以逮後殫圖而寡猷抑末矣故秉德遵禮基之大者也親親敬長禮之大者也敘則弗亂基隆弗傾道之顯者也今夫吾與吾宗處也世日以蕃業日以殘拙者巧樸者益雕忠信道薄甚或闖攘亂常以大隊我先緒循而行之將不蕩廢焉不止矣吾思其與衆俱沒而未有拯也故嗣不廢祀明有先也同不忘讓明有尊也居不媿

肆明有別也猶慮其或數也乃朝夕箴儆于我以訓于我後之人曰正倫夫倫也者禮也體也人無禮不理無體不立若我與我後之人允茲念哉無蔑天紀無反人道無適于貨而迪于田惟是物則是服是履則雖頑嚚于比其亦莫予溺乎余聞之曰善哉處士之居室也夫承家為孝裕後為仁察廢興為智三德備而澤不斬矣處士之後將無昌與處士伯嗣曰某力學好義方正不隨仲曰某務本力穡弗即匪彝若由是以往未之或替也是故始謀貴臧罔依于荒履泰后安時乃不愆人之道

也

芝園集卷之二十四終

芝園集卷之二十五

傳目錄

陳約之傳

王陰陽傳

亡姊傳

拙逸處士傳

萍樓處士傳

張尚書傳

